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二十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錄貢生臣劉塏

繹史卷二十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武王克殷

新書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尚書

中候文王發伯邑考立發為太子曰修我度遵德紀後恒稱太子發論衡武王望陽白虎通武王望羊是謂攝揚盱目陳兵天下富昌春秋元命苞武王𪗋齒是謂剛強取參參房逆命誅害以從天心宋符瑞志

大姒夢商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於闕間化為松柏棫柞以告文王文王幣告羣臣與發竝拜吉夢

禮記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閒文王問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〇文王世子〇夢齡之妄說見下

史記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武王即位太公望為

師周公旦為輔名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脩文王緒業

說苑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

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　武王問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婬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

者何也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為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為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國如何太公對曰其為人

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

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新書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天下壙壙然一人有之萬民藂藂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

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脩於身而信於輿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興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興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

諭之以愛然後能以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為此奈何粥子曰唯攻守而戰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治治陳仁

於刑而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於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為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管子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結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

國之幣然後戴黄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黄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定矣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

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黄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幾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主號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今王已慮其源豈憂其流乎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為之柰何太公曰外亂而内整示饑而實飽内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

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名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也將既受命乃令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

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為必然也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埀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

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鬭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歡説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〇出師命將興王戡亂之規模豈不亦似哉然文不類西周正殿將軍之語偽作自露其肘耳故六韜之書僅取二三策而已

武王問太公曰士高下有差乎太公曰人有九差惡口舌為衆所憎夜卧早起此妻子之將知人饑渴習

人劇易此萬人之將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此十萬之將知天文悉地理理四海如妻子此天下之主軍中之事不聞君命。此段見意林

說苑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威武之戰以卑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為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陳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者也。精簡勝六韜萬言當是

尚父本書

子當百丈夫　○抱朴子太公曰從孫擊虚萬人無餘一女奇俊語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為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帥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為紀綱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計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歷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脩溝壍治

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四方動四境以弱敵心游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為間諜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壘糧食所用出入

○寶模殊存古義

三畧上畧

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禄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軍讖曰

柔能制剛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人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治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為帝王師故曰莫不貪强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軍讖

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强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强其國必亡夫為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大道自然其巧無閒軍國之要察衆心施百務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寃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强者抑之敵者殘之貪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讒者覆之毁者復之反者廢之横者挫之滿者損之歸者招之服者活之降者脱之獲固守

之獲阨塞之獲難也之獲城割之獲地裂之獲財散之敵動伺之敵近備之敵强下之敵佚去之敵陵待之敵暴緩之敵悖義之敵睦携之順舉挫之因勢破之放言過之四網羅之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為者則已有者則士馬知利之所在彼為諸侯已為天子使城自保令土自處世能祖祖鮮能下下祖祖為親下下為君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歛不匱其財罕傜役不使其勞則國富而家娛然後選士以司牧

之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厲以義則士死之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因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單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

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軍讖曰將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夫統軍持勢

者將也制勝敗敵者衆也故亂將不可使保軍乖衆不可使伐人攻城不可拔圖邑則不廢二者無功則士力疲敝士力疲敝則將孤衆悖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兵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利敵乘利則軍必喪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已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為天下

雄軍識曰軍以賞為表以罰為裏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軍識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士驕則下不順將憂則内外不相信謀疑則敵國奮以此攻伐則致亂夫將者國之命也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軍識曰將能清能淨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保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

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己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離心貪財則奸不禁内顧則士卒淫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及國軍讖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外闚内則禍不制財入營則衆姦會將有此三者

軍必敗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士卒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讖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誡也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讖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軍讖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衆者恩

也以弱勝强者民也故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虚也民菜色者窮也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夫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虚國虚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内是謂必潰軍讖曰上行虐則下急刻賦重斂數刑罰

無極民相殘賊是謂亡國軍讖曰内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為恩令上下昏飾躬正顔以獲髙官是謂盜端軍讖曰羣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奸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同位相訕是謂亂源軍讖曰强宗聚姦無位而尊威無不震葛藟相連種德立恩奪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内諠譁臣蔽不言是謂亂根軍讖曰世世作姦侵盜縣官進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君是謂國姦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强弱相虜莫適禁禦延及君子國受其

害軍讖曰善善不進惡惡不退賢者隱蔽不肖在位國受其害軍讖曰枝葉強大比周居勢卑賤陵貴乆而益大上不忍廢國受其敗軍讖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於衆無進無退苟然取容專任自己舉措伐功誹謗盛德誣述庸庸無善無惡皆與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奇政變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禍殃軍讖曰姦雄相稱障蔽主明毀譽竝興壅塞上聰各阿所私令主失忠故主察異言乃覩其萌主聘儒賢姦雄

乃遯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巖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中畧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肰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美而無害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甲兵之備而無鬬戰之患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伯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

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内御則功難成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為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於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為不仁者死智者不為闇主謀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

則失權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故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為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與衆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師古是故三畧為衰世作上略設禮賞別姦雄著成敗中略差德行審權變下略陳

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故人主深曉上略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略則能御將統衆深曉下略則能明盛衰之原審治國之紀人臣深曉中略則能全功保身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封之于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説其心夫人衆一合而不可卒離權威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略故霸者之作其論駁

也存社稷羅英雄者中略之勢也故勢主祕焉下略夫
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
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
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
其國强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求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
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亡之徵賢人之
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
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

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族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已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

者治之要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不可無一焉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討賊報讎義之決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德已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出君下臣名曰命施於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立政不立則道不通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則主威傷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君舍

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至衆疑無定國衆惑無治民疑定惑還國乃可安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加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使怨治怨是謂逆天使讎治讎其禍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寧犯上者尊貪鄙者富雖有聖王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誅貪鄙者拘則化行而衆惡消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禄

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脅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禮致節義之士修其道然後士可致而民可保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粟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于已則建殊絶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于後世聖主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

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懼而不敢失道豪傑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四民用虛國乃無儲四民用足國乃安樂賢臣內則邪臣外邪臣內則賢臣斃內外失宜禍亂傳世大臣疑主衆奸集聚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上下失序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

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進賢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于進賢而美名彰焉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三畧本

太公所作黄石公以授張子房者史稱良游下邳圯上有老父出書一編乃太公兵法也七録云太公兵法一帙三卷

史記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

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　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黄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

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淮南子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内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史本紀稱武王觀兵載木主矣而伯夷列傳又有父死不葬之説此皆非實也自文王有受命改元之誣説者遂謂武王嗣立不改元即上接文王之年而泰誓稱十一年者畢喪伐紂也此等妄説皆不可信歐陽氏辯之詳矣 論衡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兕倉兕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 尚書璇璣鈐武王得兵鈐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八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視用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誅 宋符瑞志度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字魚文消燔魚以告

天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為赤烏烏銜穀焉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流下應以吉也○倉兕誓師白魚化烏皆河内女子偽泰誓也火遷信之由其未見古文泰誓故耳

書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如其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書序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前編曰黎者商畿内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者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為戡黎於是傳注皆以為文王失之矣文王紂賜弓矢斧鉞使專征伐若崇若密須滓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畿内予故諸儒皆以為武王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武王之未伐商襲爵猶故也傳記武王伐紂曰西伯軍至洧水又曰西伯將馬之然則武王之為西伯見於傳記者有自來矣

論衡紂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周武受命

述異記殷紂時大龜生毛而兔生角是甲兵將興之兆

帝王世紀殷紂時六月雪武而赤血鬼哭山鳴

墨子還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先自縱也武王踐功夢見三神予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

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黄馬之旗
紀年有女子化為丈夫嶢山崩夷羊見二日竝出

太公金匱紂嘗以六月獵於西土發民逐禽民諫曰今六月天務覆施地務長養令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懸於野君踐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無福紂以為妖言而誅之後數月天暴風雨發屋折樹

尸子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為諂諛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謀

楚辭注雷開佞臣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

淮南子紂為無道左強在側

史記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書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厎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

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書序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論衡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說異

史記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新論微子傷殷之將亡終不可奈何見鴻鵠高飛援琴作操其聲清以浮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

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古今樂録箕子佯狂痛宗廟之為墟乃作歌曰嗟嗟紂為無道殺比干嗟復重嗟獨奈何漆身為厲被髪以佯狂今奈宗廟何天乎天哉欲負石自投河嗟復嗟奈社稷何從傳以為操尸子箕子胥餘漆體而為厲被髪佯狂以此免也○胥餘箕子名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

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據此比干之死在箕子為奴之後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强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據此箕子為奴在比干死後史何自相牴牾耶

韓詩外傳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

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中論殷有三仁微子介于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為上箕子次之比干為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

春秋繁露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之變極飾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畫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族之飾窮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陵下聽鄭衛之音充傾宮之志虎兕文采之獸以希見之意賞佞賜

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孤貧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刳孕婦見其化斮朝涉之足察其拇殺梅伯以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宇有脫誤 帝王世紀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 水經注老人晨將渡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也紂乃斮脛而視髓 楚辭注梅伯紂諸侯也忠直而數諫紂紂怒乃殺之葅醢其身箕子見之則被髮佯狂

墨子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虐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刳剔孕婦

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拾遺記紂之昏亂欲討諸侯使飛廉惡來誅戮賢良取其寶器埋於瓊臺之下使飛廉等惑所近之國侯服之內使烽燧相續紂登臺以望火之所在乃興師往伐其國殺其君囚其民收其女樂肆其淫虐神人憤怨時有朱鳥銜火如星之照耀亂以烽燧之光紂乃回惑使諸侯滅其烽燧及武王伐紂樵夫牧豎探高鳥之巢得玉璽文曰水德將滅木祚方盛文皆大篆紀殷之世歷已盡而姬聖之德方隆是以三分天下而其二歸周故蚩蚩之類嗟殷亡之晚望周來之遲矣楚辭注紂為無道諸侯背畔天下乖離當懷憂癯瘦而反形體曼澤獨何以能平脅肥盛乎

呂氏春秋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

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説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於
酒德避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妲己為政賞罰無方不用
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
太公金匱太師少師抱其祭器樂器奔周內史向摯載
其圖法亦奔周武王問太公曰殷已亡三人可伐乎太
公曰臣聞之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
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殃非時而至
是謂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易失也淮南

子武王蔭暍人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

呂氏春秋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

之期而紂為禽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　勝書説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説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口喑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同惡同好志皆有欲

雖為天子弗能離矣

史記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晉書傳異曰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殷有人焉迴師返斾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金仁山曰諸賢尚在猶足維繫人心迨民望既絶無復可冀矣故伐之

周書周將伐商順天革命申喻武義以訓乎民作武順

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心有四佐不和曰廢地有五行不通曰惡天有四時不時曰凶天道曰祥地道曰義人道曰禮知祥則壽知義則立知禮則行禮義順祥曰吉吉禮左還順地以利本武禮右還順天以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陳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爭曰弱三和曰彊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五以室成室成以民生民民以度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元首曰末五五二十五

元卒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辟必明卿必仁正必智右必和佐必　伯必勤卒必力辟不明無以慮官卿不仁無以集衆伯不勤無以行令卒不力無以承訓均卒力貌而無比比則不順均伯勤勞而無攜攜則不和均佐和敬而無啚啚則無成均右肅恭而無羞羞則不興辟必文聖如度元忠尚讓親均惠下集固介德

危言不干德曰正正及神人曰極世世能極曰帝

史記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幷而音尚宮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音律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物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强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

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宫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

說苑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

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則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

史記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 論衡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 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爔占者曰凶太公曰龜爔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 尸子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聽 六韜武王伐紂雨甚雷疾武

王之乘雷震而死周公曰天不祐周矣太公曰君秉德而受之不可如何也○今本無　古今注曲蓋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焉

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於邢丘楯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名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乃修武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

六韜武王問散宜生曰伐紂吉乎曰不吉將行雨輜車太公曰是非子所知也祖行之日雨輜重車是洗濯甲兵也○今本無

說苑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淮南子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至汜而水至共頭而墜

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摯拔而天下得矣

荀子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汜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隧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

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頀廢矣四海之内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跨天下而無蘄

博物志武王伐殷舍於幾逢大風馬率輿三百乘甲三千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戰於牧野

書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

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古武成文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

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
以爾友邦冡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
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
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
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
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
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

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冡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凶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

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

克永世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脩宗廟不享作竒技淫巧以説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

乃雖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序稱十一年書稱十三年程子謂必有一誤諸家多係之十一年朱子係之十三年

史記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泰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

人之言自絶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説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此偽泰誓之文其辭旨亦與古文相出入

淮南子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黄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

拾遺記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

翼日而梟紂名
其船曰蜂舟

呂氏春秋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

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為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而穫

書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此武成文

呂氏春秋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于前莫肯之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

弗朂其于爾躬有戮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華陽國志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巴蜀勇鋭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　樂稽耀嘉武王承命興師誅於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欝摇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武成文

詩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大明首章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

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七章八章　詩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淮南子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戈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今本無

論衡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為天神及

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所諱也○是何等謀邪而以厚誣太公

史記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

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劒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劒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脩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劒以衛武王既入立于

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兹名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此本逸周書也周書文小異并録於左以備考

周書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商辛

奔內登於廩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乃尅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吕斬之以黄鉞折懸諸太白適二女之所乃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吕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乃出場于厥軍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于王前叔振奏拜假又陳常車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泰顛閎夭皆執輕吕以奏

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羣臣畢從毛伯鄭奉明水衛叔傅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聞於昊天上帝周公再拜稽首乃出○儒者多不信武王斬紂之事然見於諸家之說尤多備録於後

帝王世紀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

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不惡而嚴是以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内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顔色相副是以知之〇周師整肅之容殷民雲霓之望俱寫照如生　周書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琰縫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於千人求之四十庶則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凡天智玉武王則寶與同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

墨子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手禽費中惡來衆畔百走武王入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為天下諸侯僇論衡武王伐紂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於大白之旗　古今注武王以黄鉞斬紂故王者以為戒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為戒　尸子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手汚於血不温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然也○言又過甚

新書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鬭而死左

右弗肯助也紂之官位舉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蹷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搴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據此武王不斬紂

淮南子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據此紂猶不死而拘

史記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椁銘曰帝令處父不

與殷亂賜爾石椁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按孟子戮飛廉於海隅也

呂氏春秋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

乎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新序同

六韜武王伐殷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亡亦有妖乎一人曰殷國常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雞子大者如箕嘗六月而雨雪深尺餘武王曰大哉妖也一人對曰非殷國之大妖也殷國大妖三十六章殷君喜射人喜以人食餧虎喜剖人心喜殺孕婦以信者為不信以誣者為真以忠者為不忠忠諫者死阿諛者賞以君子為下以小人為上以佞辯為相以女子為政急令暴取萬民愁苦喜田獵走狗試馬出入不時不避大風甚雨不避寒暑喜修治池臺日夜無已喜為酒池肉丘牛飲者三千人飲

之以金鼓坐起無長幼之序貴賤之禮聽讒用譽無功者賞無德者富所愛身制禮令無禮儀無聖人無賢士無衡概無斗斛無尺寸無錙銖有罪赦無罪誅此殷國之大妖其餘不可勝數臣言不能盡○御覽引

書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說服○武成文

尚書大傳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名太公而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何如武王曰

不可名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頃宮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籍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於復徵

乎說苑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胥餘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為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說苑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

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

呂氏春秋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發巨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賑困窮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宫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三日之内與謀之士封為諸侯諸大夫賞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　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

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避天子親殷如周視人如巳天下美其德萬民説其義故立為天子

史記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説於是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為王○索隱曰夏殷天子亦皆稱帝世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貶號為王故本紀皆帝而後總曰三王也

淮南子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冢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絶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劒帶笏以

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謡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越絶書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旦會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刳姙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興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贍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信也

周書乃命名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

佚遷九鼎三巫乃命閎夭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祀崇賔饗禱之于軍乃班

史記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脩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嘯堂集古録武王封比干墓作銅盤銘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於焉是保

周書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執夫惡臣百人太公望命禦方來

丁卯望至告以馘俘戊辰王遂禦循自祀文王時日王立政呂他命伐越戲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告以馘俘甲申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俘艾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百兩告以馘俘百韋至告以禽宣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以馘俘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

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此記滅殷分俘諸國并狩禽也殘缺錯簡多所未詳為數之多疑皆失實

韓非子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未詳其

事或是滅武庚時　太公金匱武王伐紂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於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問卜者占云祟在周丁侯恐懼乃遣使者請武王請舉國為臣虜武王許之歸為太師尚父謂使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畔義今已來降比使者歸子之君自愈矣使者辭去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已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及至丁侯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越裳氏獻白雉○俚而卅

書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武成文

呂氏春秋然後濟於河西歸報於廟乃稅馬於華山稅

牛於桃林馬弗復乘牛弗復服釁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户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

淮南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鬭爭不已為之柰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持久之則塞民於兊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

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瞀而載之木解其劒而帶之笏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雜霸之術不可據為太公語

太公金匱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如何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得殷之財與殷之

民共之則商得其賈農得其田也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一足步則不行選賢自代上下各得其所
周書維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于殷政告周公旦曰嗚呼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周公曰聞之文考來遠賓廉近者道别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營邑制命之曰大聚先誘之以四郊王親在之賓大夫免列以選赦刑以寬復亡解辱削赦口重皆有數此謂行風乃立縣鄙商旅曰能來三室者與

之一室之禄闢開脩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逺旅來至闗人易資舍其委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老弱疾病孤子寡獨惟政所先民有欲畜發令以國為邑以邑為鄉以鄉為閭禍災相恤資喪比服五戶為伍以首為長十夫為什以年為長合閭立教以威為長合旅同親以敬為長飲食相約興彈相庸耦耕口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六畜有羣室屋既完民乃歸之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

味以備百草立勸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立職喪以
恤死立大葬以正同立君子以修禮樂立小人以教用
兵立鄉社以習容春和獵耕耘以習遷行教茅與樹藝
比長立職與田疇皆通立祭祀與歲穀登下厚薄此謂
德教若其凶土陋民賤食貴貨是不知政山林數澤以
因其口工匠役工以政其材商賈趣市以合其用外商
資貴而來貴物益賤資賤物出貴物以通其器夫然則
關夷市平財無鬱廢商不乏資百工不失其時無愚不

教口無窮之則此謂和德若有不言乃政其凶陂溝道路蘩苴丘墳不可樹穀者樹以材木春發枯槁夏發榮葉秋發實蔬冬發薪烝以匡窮困揖其民力相更為師因其土宜以為民資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此謂仁德且聞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以成萬財萬財既成放此為人此

謂正德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使能官有材而歸之關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名而民自來此謂歸德五德既明民乃知常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天民側側余知其極有宜乃名昆吾治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王政鑿鑿已具周官六篇規模

書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

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懐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往伐歸獸不成語按史記云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禮記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於社稷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大傳

周書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辛亥薦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王不革

服格于廟秉語治庶國籥人九終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籥人造王秉黄鉞正國伯壬子王服衮衣矢琰格廟籥人造王秉黄鉞正邦君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琰秉黄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首稽首王定奏其大享三終甲寅謁我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鍾終王定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維子沖

子綏文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子小鼎大師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師司徒司馬初厥于郊號武王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或入武王在祀大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翼予沖子斷牛六斷羊二庶國乃竟告于周廟曰古朕聞文考脩商人典以斬紂身告于天于稷用

小牲羊犬豕於百神水土于誓社曰惟予沖子綏文考至于沖子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記獻俘祭告之事惜殘闕難考矣

墨子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楚詞注武王既誅紂令壞邠岐之社徙以為天下太社

大戴禮記武王踐阼三日名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名師尚父而問焉曰黄帝顓頊之道存乎

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

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機為銘焉於鑑為銘焉於盥盤為銘焉於楹為銘焉於杖為銘焉於帶為銘焉於履屨為銘焉於觴豆為銘焉於戶為銘焉於牖為銘焉於劒為銘焉於弓為銘焉於矛為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機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㖃口戕口鑑之銘

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懥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

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劒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前編云踐祚既王之後按諸銘或賦或比或遠或近或一二語或長言之俱見古雅 太公金匱武王曰吾隨師尚父之言因以書銘隨身自誡書冠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為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劍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書門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

書戶曰出畏之入懼之書牖曰闚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書鑰曰昏謹守深察訛書硯曰石墨相着而黒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磑磑無為汝開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絶取事有常賦斂有節○太平御覽引 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誡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後必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後漢書注引 太公陰謀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為危 後漢書注引 筆銘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箠銘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蹶民極則敗○御覽引

按金匱陰謀諸銘淺膚纖巧不及大戴所載遠矣此真贋之别 太公金匱武王問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太公曰黄帝云余在民上揺揺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緘其口愼言語也堯居民上振振如臨深淵舜居民上兢兢

如履薄氷禹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居民上翼翼恐不敢息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慎終與始完如金城

○意林引 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文選注

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

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太史公雜取傳記以為伯夷列傳謂夷齊至周而文王死武王伐紂以遷就父死不葬之說其實不然武王立九年而觀兵十三年而滅殷意夷齊歸文王久矣其後武王伐殷諫不聽乃去周而餓死爾載籍缺亡不可得而考矣彼莊子呂覽之言何足為信　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也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論語疏引　風俗通姓墨胎氏

汲冢書武王十三年率虎賁三千人渡河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不聽去隱於首陽山或告伯夷叔齊曰胤子在邶父師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夾煽王燼商可復也子其勉之伯夷叔齊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則叩馬而諫何為曰為萬世之君臣也曰然則今何為曰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采薇為天下周之天下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求生乎遂餓而死

○此復近信　古史考夷齊采薇而食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　列

士傳孤竹君蒞伯夷長子當立乃讓與弟叔齊不受乃讓與異母弟伯寮夷齊皆如周值文王薨武王伐紂夷齊不從遂去隱於首陽山不食周粟採薇而食時王摩子入山難之曰君不食周粟而隱周山食周薇奈何二人遂不食薇經七日天遣白鹿乳之得數日夷齊私念此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復來二子遂餓而死

呂氏春秋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殁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内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

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名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譆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庫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

威也割牲而盟以為信因四内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竝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莊子略同莊生放誕詆聖彼呂貫從而信之然此段文亦奇論語識伯夷叔齊義遜龍舉　莊子若伯夷叔齊者其

於富貴也茍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韓非書云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按周初官秩無將軍之名其言妄也

韓詩外傳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内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此亦異聞

呂氏春秋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乃命周公作為大武

荀子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樂起而韶濩廢矣

淮南子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葬樹栢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

禮記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

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名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

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

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

亦宜乎○樂記

詩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詩序武奏大武也○春秋傳以此為大武首章朱子謂篇内已有武王謚非武王時作矣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詩序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春秋傳以為武三章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詩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春秋傳以為武六章朱子亦其謂武王時作亦誤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

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詩序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文王有聲後四章詩序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朱子云此篇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紀年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為宮室因名蒿宮既有天下遂都于鎬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

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徳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兹一人應侯順徳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兹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詩序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徳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書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徳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徳之致于異姓之邦

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兹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書序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　巢伯來朝芮伯

作旅巢命○篇亡　述異記東海畔有孤竹焉斬而復生中有管周武王時孤竹之國獻瑞筍一株

詩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為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隨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詩序時邁巡守祭告柴望也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韓詩薛君傳薄言振之振奮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

且旨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詩序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舊說以魚麗以下屬武王嘉魚以下屬成王朱子辨其非是詳見集傳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王之子平王之孫詩序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舊說武

王時詩朱子云時世不可知

讀戡黎微子之篇知殷之所以亡讀泰誓牧誓之辭知周之所以興序曰殷始咎周周人乘黎黎者殷圻内國也昔文王受命征伐西方之國自關河以東未有事焉況圻内乎武王嗣為西伯亦猶然服事之心遲至九年然後觀兵孟津猶以為天命未可還歸去之戡黎其在茲時乎傳稱紂有黎之蒐則黎紂之黨也戡黎以警紂示以剝牀及膚之勢而紂不悟祖伊

情迫語峻明告以阽危而莫之省也殷尚可以不亡

乎三仁皆戚臣也屢諫不聽誠不忍見家國之傾覆

宗廟之不血食心煩慮亂莫知適從徘回去處之間

有甚於痛哭流涕者紂方恣睢自賢罔有悛心殷之

亡尚可以待乎於時微子去矣箕子比干囚且死矣

天下之人迫於水火之深熱望我后之來蘇武王於

此灼見天命民心之歸已不可辭也曰予弗順天厥

罪惟鈞紂一日不亡民一日不生民不生則天心弗

忍取殘救民之責武王又安所讓哉是故文武之心一也文事武伐其道同也視天與人而已矣問者曰克殷者周也當其事勢已迫祖伊之告何獨責紂而不咎周微子箕子又何獨歎殷之必亡而不謀所以禦周曰木之顛也本自撥牆之踣也基自壞周蓋輔本而扶基者非覆本相基者也紂之無道億兆離心久矣文武不興八百諸侯孰非伺隙而乘之者惟文王率天下以事殷武王遲之又久不得已而後從事

則殷紂數十年之天下周實延之商之臣子於周何
尤哉紂若不死武王爲民請命亦放廢之而已未必
遽推刃於其頸旣而紂已自焚遂封武庚以奉其先
祀周之於殷可不謂仁之至義之盡與問者曰立國
象賢所以永世微子之去抱祭器以奔周蘇子古史
固取其說矣傳又稱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絰
輿櫬武王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是周之滅殷微子已
歸周矣舍微立庚俾後有三監之畔武於此爲失明

乎曰微子歸周之說非實也孔子曰微子去之初不言其何之按史殷本紀微子數諫不入與太師少師謀而去其後比干剖箕子囚二師乃持其祭器奔周二師不言何名而周本紀則以為疵與強也是當日蓋有持器以歸周者而非微子矣至宋世家則又謂武王伐紂微子持祭器造于軍門遷之自為牴牾如此詎可信邪夫微子之去其自籌審矣度紂終不可諫諫必不我聽身為戮親固不欲為苟去姑遜避於

荒野君或感悟箕子比干庶可借以施其匡救即其自靖之言覲之惓惓忠愛恐一旦溘先朝露則無以毅我先王惟是各盡其所自獻未暇計及身之禍福顧忍以重器適他人乎若夫面縛銜璧楚臣權辭以導其君是又未可據也況入殷之後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恩禮偏舉獨不及微子以微子遯荒未之獲也迨武庚既叛而誅始封微子於宋賓王家以備三恪然後微子於此義固不可辭爾方紂之昏狂箕子比

干其强諫一也比干適逢其怒而見殺箕子偶不見殺而囚而後世之說者以為箕子不死欲傳道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姑以不死傳道且豫知武王之訪已留身以待之此其妄謬不經無足深辯又或為比干諫而剖心生於亂世不能以智自免故三仁之中比干為下噫聖賢之所為以一身為萬世法若殷之三仁不幸而遭亂世其忠君愛國之心無不同而生死去就之義或各異後之人見其迹不見其心又從

而誣罔以資口實其亦未取孔子之言而重思之乎

繹史卷二十